记忆的滤镜

□岑嵘

朋友的外公外婆是对恩爱的老夫妻，平时几乎形影不离。她的外公不止一次自豪地对她说：我和你外婆这辈子没红过一次脸。

不过我朋友说，这不是真相，据她小时候亲眼所见，外公外婆平时拌嘴不说，激烈争吵就不下七八次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眼下的幸福感。

心理学家罗伯特·斯腾伯格写过一本名为《爱情就是故事：亲密关系的新理论》的书，他认为，在成功的婚姻中，夫妻通常会创造可以分享的故事。他们围绕一系列共同的记忆创造了一个故事，并用这个故事来印证，他们互相关心对方，在乎婚姻内在的价值。

斯腾伯格列举了26种不同形式的爱情故事，他说，从本质上讲，婚姻的成功取决于双方的互相信任，以及如何通过复述故事来加强这种信任。

在这里，斯腾伯格用了“创造故事”这个词语，没错，这些故事可能并没有发生过，或者当时并非如此。

我们的记忆不仅存在于真实的回忆中，还可以经过加工和创造。正如王朔在小说《动物凶猛》中写道：“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，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，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，但只要他们乐意，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，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。”

记忆像一个带有修饰功能的滤镜，我们总是用眼前的景象塑造记忆中曾经的景象，只要眼下很快乐，你就会觉得从前也肯定是这么快乐的。记忆中曾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东西，其实并不那么完美无瑕，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承认错误，所以留在记忆中的过去总会被修饰得晶莹剔透，无比美丽。

即便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并不完美，但仍然会觉得总体并不差。如果你去问问身边一些上了年纪的人，他们或许有着异常艰苦的青年时代，然而他们对这段生活的回忆，却往往带有美好和浪漫的色彩。如果你去询问那些老股民，虽然二十年来亏损远远大于赢利，但那些亏钱的痛苦时光大多记忆模糊，而赚钱的高光时刻却仿佛就在昨天。

在环加利福尼亚自行车大赛中，有新鲜的空气以及沿途的美景，也有让运动员们疲惫不堪的竞争、在瓢泼大雨中的艰难跋涉，以及酷热和疲劳的折磨。在整个比赛过程中，61%的选手认为途中至少有一个方面让他们感到失望。但是在一个月后，只有11%的人还记得当初的不悦。在人们回味过去时，痛苦和疲劳悄悄地消失了，记忆里永远是那一抹美丽的颜色。

研究人员曾经对几十个不同年龄段的人进行了跟踪调查。在他们三十岁左右时，只有40%的人认为自己的童年“基本还算快乐”。但是到了六十岁时，有57%的人感觉自己的童年始终充满阳光。而在七十岁再回忆童年时，则有83%的人认为自己的童年是那么的令人心醉。

当有一天，你和自己的伴侣都已经老了，你们一起坐在火炉前回忆往事——你们年轻时曾经一起经历的那次旅行，那里有山谷中潺潺的溪水、芬芳的葡萄园以及浪漫的彩虹……然而事实的真相可能是，那次的旅行狼狈不堪，你们错过了末班车，还遗失了证件，山谷中饥饿的蚊子让你们抓狂，一路上两人争吵不断，发誓回去以后就分手……

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后来，浪漫的记忆已经存在于你们的脑海中，那就是另一种真实的幸福。

稻子与鱼

□洪放

稻子阔大无边。在南方大地上，稻子几乎覆盖了一切。

清香，金黄，沉静，稳妥。

从稻米的阡陌上走过，必须要有敬畏之心。水在泥土深处，这一辈辈人耕种过的泥土啊！想起一位诗人写过：泥土又高又远！确实，泥土之高，高在它永远在灵魂和生存之上；泥土之远，远在它广阔过所有的想象。泥土上的稻米，同样是又高又远。春天下种，青色的秧苗，绿色的稻叶，挺直的稻秆。成熟，稻浆的香味，这得蹲下身来贴近才能闻到。对于一株稻子，蹲下身来，是对它最好的虔敬。

稻子养活村庄，养活人与牲畜，养活了坟茔，甚至养活了那些在稻田中游走的鱼群。浮萍绾结在稻子的秆子上，鱼唼喋在浮萍之间。

我常常想起一个画面：少年蹲在田埂上，鱼群发出银白的光芒。而在前一天，少年的母亲刚刚成为村头黄土的一部分。母亲的坟头上摆放着稻米，腴白的稻米，却难以让母亲重回丰满。少年的泪水滴到稻田里，鱼群过来。鱼群在泪水中抬起金色的鱼唇，少年一下子听懂了那些鱼的语言。那是南方大地对一个逝者的倾诉啊！

稻子和鱼。覆盖一切又激活一切！

城市笔记

与花相遇

□王雪瑛

在我的感觉里，一棵树、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时间记忆。站在6楼北面的长窗前，可以看见对面的两棵玉兰树。每年冬去春来的时节，是她们变化最大的时候。当凛冽的风减弱了锋利，一棵玉兰树的枝枝丫丫上渐渐地长出了花苞，眼看着花苞一天天地结实饱满起来，终于玉兰花开了。而与她相距十米开外的另一棵玉兰才刚刚结出娇小的花苞，同样的玉兰树，同样的地域，同样的温度，开花却前后相差有半个多月，十几个春秋过去了，她们总是一前一后开花，看来一棵性子急、一棵性子慢，她们各自有着顽强的时间记忆。

那棵先开花的玉兰树会遭遇气候突变的伤害，早春2月突然升高的温度，会让花苞儿备感暖心，欢欣鼓舞地生长着。突然的降温，豪横的北风又带着冷雨呼啸而至，有些即将开放的花儿就在冷雨中僵持着，既不能盛开，也不能重回花苞的状态，生命是不可逆的，没有岁月可回头，我眼看着这些没有尽情绽放的玉兰儿慢慢地凋谢，心里怅然良久，而玉兰树坦然而勇敢，温存而坚定，不计前嫌，明年春天依然在春寒中孕育着绽放，岁岁年年她们保持着自己的时间记忆，坚持着自己的生命节律。

其实我们相遇一朵花、一棵树往往是偶然的，在某一个地理环境中，在某一次游历的时候。今年的春天很特别，当疫情让我们感到生命的脆弱和有限的时候，珍惜原本平常的游走，欣赏花的娇美，感受短暂的生命之美中隽永的意境。所以，当我来到郊外的花园，我的视线随着飞舞的蝴蝶相逢了她们，两朵在晚霞中盛开的月季，挺直有力的花茎上，浅粉色的花瓣亲密相依，形成饱满的花朵，娇媚而又典雅，这是什么月季呢？我在花前自言自语。“这是瑞典女王，是由英国的奥斯汀家族培育的，她们耐热耐寒，花期很长……”我转身，看见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子，黑色的披肩长发，明眸善睐地透着笑意，“你的话，让我记起了杨万里的诗句：只道花无十日红，此花无日不春风。你是这里的园艺师吗？”我揣测着问，她微笑着答：“我管理着这里的运营团队……”她在夕阳中与我挥手告别。

她与花儿相处的工作，让我想到了法国女作家柯莱特。她带着团队在奇幻谷，在自然中养护着真实的月季园；她用文字种植了一片沁人心扉的芳菲苑。1947年，瑞士出版商梅尔莫定期给柯莱特送一束不同的鲜花；他邀请柯莱特分别描写如约而至的繁花中的一种。一年四季不同的鲜花来到柯莱特的身边，而柯莱特将身边的鲜花变成了笔下永不凋谢的花卉，第二年梅尔莫出版社推出的《花束》丛书中就有了一本别致动人的《花事》。

这真是一个别出心裁的约定，让我们分享了诗意唯美的花语。柯莱特在写《花事》的时候，她已经74岁了，她以亲昵的口气呼唤着花儿，以拟人的笔法叙写了她与花儿的交流，她从百合的天真，栀子花的独白，铃兰花的芬芳馥郁中，回首着自己的韶华岁月。

无论花卉还是文学，都需要我们静心会意，在阅读中亲近，在亲近中倾听，当我们沉浸其中，才能感受文学之魅，花卉之美与我们心灵切近的联系。我想，一棵树，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时间记忆，而面对一棵树，一朵花，每个人也会找到不同的回忆。

大家V微语

不“杀将”的马

□鞠志杰

●在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中，马是可以将军的，而且在进攻中马还会发挥重要作用，比如经典的那招“马后炮”。但在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上，牧民们在下蒙古象棋时，马却不可以“杀将”。

●内蒙古巴林右旗床金嘎查，毗邻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风光优美，民风淳朴，这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下蒙古象棋。前不久，我来到床金嘎查探访，恰巧赶上牧民们正在下棋，便与他们攀谈起来。

●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相比较，棋盘和棋子基本相同，但在下法上却有很大差异，比如蒙古象棋中马无别足限制，马不能“杀将”，不能把对方吃光，必须得留下最后一个子等。

●为什么马不可以“杀将”呢？牧民们解释：“在我们蒙古族人的心目中，马是最可以信赖的朋友，是我们的伙伴，与我们和谐共处。我们爱护马，马也爱护我们，我们和马一起保护着美丽的大草原。所以，马是不会伤害人的。于是，我们的先辈就定下规则，在蒙古象棋里，马不杀将。”

●我听后肃然起敬！

谈天说地

闲来无事翻教材

□李志宏

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在教材的陪伴下长大的，是教材给了我们最初的知识的启蒙。它既是我们的伙伴，也是我们的老师；既为我们的成长奠定基础，也为我们的未来指引方向。

我最喜爱语文教材。上世纪80年代，读小学一年级，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用的小学课本识字的第一课是三个字：“人、口、手”，天天扯着嗓子嚷，时间一长，遍数一多，文字包括配图，深深地印在了心里，经年不忘。教材使我幼小的心灵开始见到智慧的阳光。

然后是初中、高中，语文课本再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认字，名家的文章多了，篇幅由短小变长了，内容由浅显变深了，一部教材的进化史，也是一个人从懵懂无知的儿童到意气风发的青年的成长史。参加工作后，我又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一些便利条件收集不同时期的、各个年级的、不同版本的语文课本。当然，做这些并不是为了收藏，只是因为喜欢，喜欢斜倚在沙发上懒懒地手把教材阅读美文的那种感觉，或者在灯下一盏清茶中品读那种氤氲惬意的意境。

清末民初的怪才辜鸿铭有背书奇功，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，一边精研国学。从最基本的《三字经》背起，到千家诗、到四书五经，到自号“汉滨读易者”，到成为一个研读《易经》的“读易老人”。我没有这样的背书奇功，可直到今天，我仍然记得语文课上曾经学过近百首的唐诗宋词元曲，也还记得那些优美的古代散文。不是我背书的功夫有多么了得，而是我经常去翻阅，自然不曾忘记。上课时，偶尔用到，即出口成诵，学生们佩服得不得了，也使学生们因喜欢我而喜欢我的课。

没事时闲翻教材是一种享受。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开始，到唐诗宋词元曲中的古代诗词。仔细体味，每一首都是一幅绝美的图画，每一幅图画的意境都是那么的迷人，每一种迷人的意境都使我久久浸淫其中而不愿复归于现实的生活。以我最喜欢的马致远的小令《天净沙·秋思》为例，只短短五句二十八个字，即描绘出一幅凄凉动人的秋郊夕照图，密集的意向从容表达出作者的羁旅之苦和悲秋之恨，千百年来不知迷倒过多少文人雅士呢！

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古代散文，亦篇篇精品，漫步其中，抬头见美，又暗含着古人的无限智慧。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被鲁迅先生称赞是“沾溉后人，其泽甚远”的“西汉鸿文”。今天的课本加入了更多当代作家的文章，时代性更强、包容性更高、可读性更佳了。

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说：“习惯养得好，终身受其福。”教学之余，随手翻翻教材，随便读上几段，是一种心灵上美的享受，平缓却又微起波澜。于我，这便是一种“福”，一种好的人生习惯带来的幸福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杨 军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 漫
零售专供报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

6 935970 566666

总第9131期 | 社务管理部：22698080 编采管理部：22699233 | 发行部：22853760 订报热线：22895302 广告部：22699260 22699261 | 社址：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电报挂号：1032 邮编：110003 |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辽工商广字01—257号 印刷：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 零售价：1.00元/份 订阅价：300元/年